

以色列犹太教极端正统派研究

刘蔚然*

以色列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内部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包括立陶宛裔、波兰裔、匈牙利裔和耶路撒冷派,尽管极端正统派内部没有达成统一整体,但是他们在强调学习《托拉》、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反对犹太人世俗化生活方式方面享有共识。在以色列建国前夕,本-古里安致信极端正统派,双方达成协议合作建国,建国后越来越多的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可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家。极端正统派与主导以色列社会的世俗犹太人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他们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服兵役问题、犹太人身份界定、婚礼形式和对宗教节日的遵守,他们之间的合作体现在合作建国、联合执政、支持世界各地犹太人回归以色列。由于极端正统派专注于神圣文本的学习、不服兵役、轻视世俗工作,导致他们在生活来源方面十分依赖国家救济,成为国家经济的负担。

犹太人经历千年大流散而没有被同化,甚至重新回归应许之地建国,犹太教贡献甚伟。一直以来在犹太教与犹太人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联系,广义上来讲,以色列的犹太人都是犹太教徒,但以色列并非是一个政教一体的国家。以色列作为一个由不同移民构成的多族群国家,从宗教信仰上来划分,可以把以色列犹太人分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现代正统派犹太人、传统主义者、保守派、改革派和世俗犹太人。

根据2016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以色列,犹太教信仰者占比51%,其中,在犹太教信仰者群体中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占比9%,现代正统派(Modern Orthodox or Dati)占比13%,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 or

* 刘蔚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Masortiim)占比 29%，如图 1 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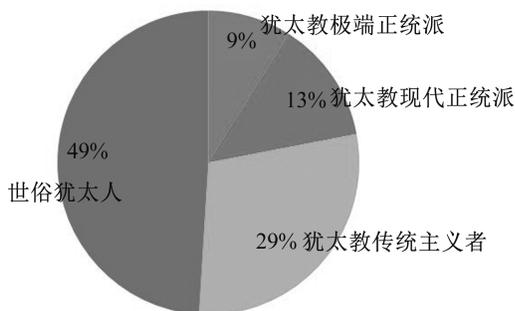


图 1 2016 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以色列犹太人宗教信仰情况

一、来源与发展

极端正统派或哈西德派最早始于 18 世纪中叶的波兰，“代表人物为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他主张在祈祷时加入歌舞的元素，与犹太教神秘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崇拜柴迪克(Tsaddik)或莱比(Rebbe)”^②。该派以其内含犹太教神秘主义的特点、贴近底层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狂热的行为曾经吸引过大批的支持者。国外学者称他们为“极端正统派”，以色列犹太人更偏向用哈西德派称呼他们。极端正统派社区处于一种与外界事务“隔离”的状态，他们把世俗生活和西方文化当作对传统的威胁来看待，隔离的目的是为了保持生活的纯洁性。

“极端正统派内部由不同的群体构成，学者纳赫姆·弗里德曼(Menachem Friedman)认为，以色列极端派主要由 4 个群体构成：立陶宛裔(Lithuanians)、波兰裔(Polish Hasidim)、匈牙利裔(Hungarians)和耶路撒冷派(Jerusalemites)。而吉米·开普兰(Kimmy Caplan)则认为今天的极端正统派社团大体上被分为阿什肯那兹派和塞法迪派。”^③极端正统派中还存在一些分支

^① “Israel’s Religiously Divided Society,” Pew Research Center, 8 March 2016. <http://www.pewforum.org/2016/03/08/israels-religiously-divided-society/>.

^② 黄陵渝：《犹太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6～127 页。

^③ Nurit Stadler, *A Well-Worn Tallis for a New Ceremony: Trends in Israeli Haredi Culture*,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2, p. 37. 转引自罗晓梦：《以色列哈瑞迪派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11 页。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派别,如“守城者”(Natureikarta)、“萨特马尔”(Satmar)和“哈雷德社区”(Edah Hachareidis),这些派别在观念上彻底反对以色列政府和国家。由于它们不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并且生活在封闭的社区里,所以影响力非常有限。^①

极端正统派内部没有达成统一整体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各分支对犹太律法解释和认知程度的不同,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组织、教育体系和政党。尽管极端正统派内部分成不同的派别,但是他们在强调学习《托拉》、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对犹太人世俗化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方面享有共识。^②

此外,在谈论哈西德派时,不得不提及反哈西德派(Misnagdim,也有人译作米斯纳格姆)。反哈西德派几乎与哈西德派同时产生,该派最早在拉比以利亚·本·什洛莫·扎尔曼·克雷默(Elijah Ben Shlomo Zalman Kremer)的领导下成立于立陶宛。该派认为哈西德派破坏了严谨学习《托拉》和《塔木德》的传统。哈西德派认为柴迪克区别于普通人,具有某些神圣的属性,可以构成普通人与上帝沟通的中介,并且在哈西德派内部柴迪克具有超越于律法之上的地位。反哈西德派极力反对这种观点,并认为严肃的宗教学习才是正途。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欧洲大量犹太人受到启蒙和现代思潮的影响,同化现象十分普遍。与之相比,反哈西德派和哈西德派之间的差异变得微不足道。迫于外在压力,两派进行合作,尽管他们之间仍有分歧,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③“在以色列反哈西德派支持以色列正教党,至1988年,从以色列正教党分离出圣经旗帜党(Degal Hatorah)。由于其力量较弱,长期与正教党联合,以联合阵线的方式参加议会选举。”^④

1912年,极端正统派于波兰发起以色列正教运动(以色列正教党的前身),早期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20世纪40年代以色列正教党势力遭到纳粹的沉重打击。当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趋势已无法阻挡,本-古里安主动致信正教党,承认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现状。双方达成妥协,本-古里安邀请其加入联合政府。1952年,正教党因为兵役问题与工党产生冲突而退出联合政府。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极端正统派在以色列的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大

^① 洪韬:《当代以色列正教关系研究——在神权国家和世俗国家之间》,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42页。

^② Nurit Stadler, *A Well-Worn Tallis for a New Ceremony: Trends in Israeli Haredi Culture*, Academic Studies Press, 2012, p. 53.

^③ Samuel Heilman, *Defenders of the Faith: Inside Ultra-Orthodox Jewry with a New Afterw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26.

^④ 洪韬:《当代以色列正教关系研究——在神权国家和世俗国家之间》,第52页。



量年轻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始进入耶希瓦学习。原因如下：第一，国家福利和免费教育允许年轻人留在耶希瓦学习，而不用出去工作。第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以色列的生活成本变高。第三，在经历大屠杀之后，部分犹太人心怀愧疚，对耶希瓦进行大量捐款，因此快速增长的耶希瓦是战后以色列经济福利和犹太人愧疚感的受益者。第四，在耶希瓦上学的学生可以免服兵役，并避免犹太复国主义及其世俗价值观念的影响。位于耶希瓦之上的宗教教育是科尔(Kollel)。该机构是为已婚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学习《托拉》所设，已婚的极端正统派男性可以在科尔中学习直到相当晚的年龄。在这里，他可以获得学习津贴，并一直留在科尔中直到他的年龄超过以色列军中服役的年龄，一般情况下到 30 多岁，有时甚至到 40 岁。^①

这一改变的后果之一是维持这种制度的成本不断增加。随着极端正统派社区的发展壮大，其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耶希瓦获得捐助越多，它就越需要钱。这种需求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政治活动的需求。政治活动可以从国家争取到经费如私人捐助一样。第二，对更多捐助者的需求。在以色列政治领域，正教党努力为耶希瓦争取更多资源。1977 年，作为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需求的回应，正教党积极参与到政治联合当中，用以争取到的国家经费支持耶希瓦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也导致了极端正统派世界内部对于有限经济资源的竞争。极端正统派内部各个支派都渴望建立它们自己的教育基础设施和保护自己的派别利益，在极端正统派内部的原本沉寂的所有的旧的冲突和对立又重新泛起。极端正统派内部的联合开始瓦解，地方主义和排他主义也在增长。从极端正统派内部产生出许多宗派利益集团，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议员。最终，利益集团会发展成新的政党。^②

此外，大批塞法迪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后移民到以色列，其中很多人有着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一直追随以色列正教党，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塞法迪犹太人群意识觉醒，至 1984 年才拥有了自己稳定的政党——沙斯党。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极端正统派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已不像之前那样强烈。研究表明，除了部分极端正统派支派至今反对以色列建国外，已有部分极端正统派虽然过着相对隔绝的生活，但是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

^① 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in Israel: Who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Want?* Institute on American Jewish-Israeli Relations, 1991, p. 9.

^② 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in Israel: Who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Want?* Institute on American Jewish-Israeli Relations, 1991, p. 10.

家的态度已经实现了从积极反对到消极承认的转变。^① 2016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33%的极端正统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见图2。^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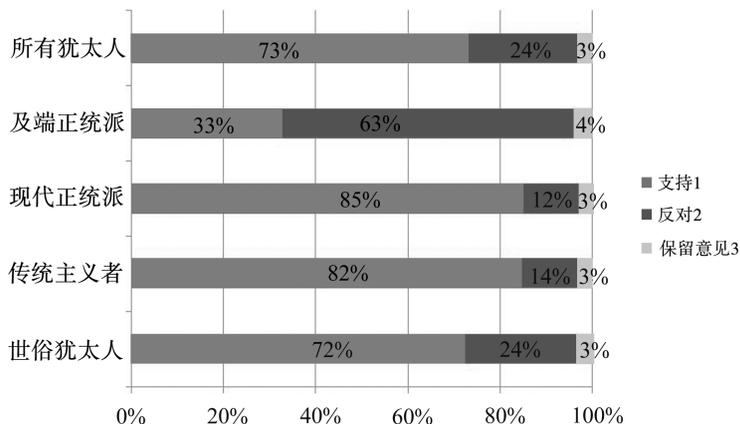


图2 33%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对于极端正统派的人员数量很难得出具体的数字,原因如下:第一,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广义上来讲都是犹太教徒,对其依据宗教进行调查没有必要。第二,在以色列有许多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外国公民的身份生活在以色列,因此他们没有出现在各种正式的登记册上(如税务检查、投票名单等)。第三,即使那些拥有以色列国籍,并生活在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很难将之识别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一般来说,极端正统派的人口数目是从两个数据推断出来的:特殊邻居的区域调查和对极端正统派政党的投票数目。^③ 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很难统计出具体的人数。一个原因是美国关于犹太人的户口调查并不涉及宗教信仰,大多数对犹太人的统计依据的是他们隶属的组织。相应地,在美国统计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次数主要通过像以色列正教党或各种各样的哈西德法庭这类的组织。在需要资金支持时候,计算出来的人口就会虚高;在哈西德法庭决定为其他少数群体提供资金支持时,计算出来的人口就会相应减少。^④

① Barry Rubin, *Israel: An Introduc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63.

② "Israel's Religiously Divided Society," Pew Research Center, 8 March 2016. <http://www.pewforum.org/2016/03/08/israels-religiously-divided-society/>.

③ 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in Israel: Who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want?* institute on American Jewish-Israeli Relations, 1991, p. 16.

④ 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in Israel: Who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Want?* Institute on American Jewish-Israeli Relations, 1991, p. 17.



在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以色列政府对国内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进行了统计。1991年,以色列极端正统的犹太人构成以色列犹太人口的5%,大约20万人。平均每个家庭大约4.5个孩子。^①2012年,以色列极端正统派在以色列人口约占7%。^②至2016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9%。^③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社团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和贝内贝拉特两个城市,目前没有准确的方法判断出极端正统派中各个支派的比例。

总之,极端正统派拒绝与世俗犹太人混居,不欢迎外人进入或参观他们的社区。他们人生各个阶段都在社区内进行,出生、成长、受教育、婚姻都受制于极端正统派内部体制。“他们对极端正统派各分支和体系非常敏感,具有非常强烈鉴别内部成员和外部成员的意识,这种意识促使他们严格遵守其社团规定、参加宗教仪式。”^④极端正统派反对服兵役,反对世俗教育,终日学习教义,缺乏职业技能,依靠国家资助生活,是世俗犹太人抨击的对象。

二、极端正统派与世俗犹太人的关系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与世俗犹太人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他们之间的冲突主要聚焦在服兵役问题、犹太人身份界定和安息日问题上。

第一,极端正统派群体坚持不服兵役,这个问题造成了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服兵役问题区分了极端正统派与非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在以色列服兵役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不服兵役被看成是逃避公民责任的表现。^⑤1977年正教党联合利库德集团执政后,极端正统派势力已深入政府机构,兵役问题更难解决,极端正统派对国家事务方方面面的影响也更大了。^⑥

第二,极端正统派干涉人权问题,例如干涉婚姻和犹太人身份的界定。在1952年代表极端正统派势力的以色列正教党退出议会之后,精神中心党代表宗教势力(包括极端正统派),为宗教机构争取了更多权力。在他们的努力下,以色

① Samuel C. Heilman and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in Israel: Who are They and What Do They Want?* Institute on American Jewish-Israeli Relations, 1991, p. 16.

② 参见王宇:《犹太教在以色列的社会影响力上升》,《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

③ “Israel’s Religiously Divided Society,” Pew Research Center, 8 March 2016, <http://www.pewforum.org/2016/03/08/israels-religiously-divided-society>

④ 罗晓梦:《以色列哈瑞迪派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0页。

⑤ Cohen and Stuart, “From Integration to Segregati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IDF,”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Vol. 25, No. 3, 1999, p. 396.

⑥ Menachem Friedman, “The Haredim and the Israeli Society,” pp. 177-201.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列议会于1953年通过了《拉比法庭审判法》(Rabbinical Courts Jurisdiction Law)。其中指出以色列犹太人结婚、离婚问题交于拉比法庭依据犹太律法处理。^①这样一来,宗教机构就获得了批准结婚和离婚的权力。

依据以色列议会1950年通过的《回归法》的规定,世界上所有犹太人都拥有移民以色列的权利,在踏上以色列土地之后即享有以色列公民权,但是《回归法》并没有对犹太人身份问题作出界定。1970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对原《回归法》做了补充,规定母亲是犹太人或改宗犹太教正统派(现代正统派与极端正统派)移民可登记为犹太人,如此一来宗教成为界定犹太人身份的标准之一。

第三,极端正统派认为安息日是神圣的,在这一天应停止一切社会生活。在以色列每到安息日,商店关门,运输停运,工厂停工,还有专门的纠察队负责检查。宗教政党还曾经以此要挟政府,1976年因为在安息日当天以色列总理拉宾参加了一项同美国的飞机交货仪式,宗教党便以此举亵渎安息日为要挟,迫使拉宾辞职。以色列每隔六天,就有一个这样的“休息”状态,严重影响了世俗犹太人和国家的正常生活。^②

极端正统派与世俗犹太人之间的合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合作建国。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早期,部分犹太人受传统宗教思想束缚,他们坚信犹太教中关于救世主的观念,认为弥赛亚会最终降临,救世主最终会带领所有犹太人回归家园。部分虔诚的犹太教徒相信,以世俗力量建立犹太人国家与经典中弥赛亚思想相悖。这种思想对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是一种阻碍,使其不能更好地调动犹太人的的人力和资源。此外,以赫茨尔为首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大多出身于中欧地区同化了的犹太家庭,他们对犹太教不够重视,而后期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们大多属俄罗斯、波兰等东欧移民,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不只是复国主义者的运动,而是全体犹太人的义务,其中也包括宗教力量。

1947年,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主任本-古里安致函正教运动,保证未来成立的犹太国家承认现存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宗教现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实现了联合。正教运动也因此参与到了以色列国家的建设之中,在未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获得一席之地。

第二,在政治领域正教党长期参与议会选举,并且与主流政党联合执政。以色列的主流政党是社会民主阵营的工党与民族主义阵营的利库德集团。若按照宗教与世俗的角度来划分,工党与利库德集团都属于世俗政党。他们对宗教党

^① Gary S. Schiff, *Tradition and Politics: The Religious Parties of Israel*, pp. 159-160.

^② 参见徐向群:《以色列宗教势力和宗教党》,《西亚非洲》1996年第6期。



态度虽不同,但是他们都长期与宗教党合作。在 1949 年第一届议会选举中,以色列正教党与以色列正教工人党同全国宗教党联合,创立了宗教阵线,在议会中获得 16 个席位,仅次于工党(46 席)和统一工人党(19 席),占第三位。在 1951 年第二届议会选举中它单独获得 3 席。在 1955 年第三届和 1959 年第四届议会选举中,正教党与以色列正教工人党联合,两次都斩获 6 个席位。1973 年,正教党再次与正教工人党联合,在第八届议会选举中获 5 席。在 1977 年第九届和 1981 年第十届议会选举中,其均单独获得 4 个席位。在 1984 年第十一届议会选举中获得 2 个席位。第一届议会时与工党联合执政,1977 年利库德集团崛起之后,开始与利库德集团联合执政。

最后,所有的以色列犹太人,不论极端正统派还是世俗犹太人都支持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获得以色列公民权。^① 现在以色列已经不在是一个移民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大约四分之三的以色列成年人是当地居民,剩下的四分之一出生在国。然而他们有相同的共识,以色列犹太人不论当地居民还是移民、年轻人还是老人、世俗犹太人还是信教犹太人,都赞成世界上无论何地的犹太人都有践行“阿利亚”的权利或直接来到以色列获得以色列公民权。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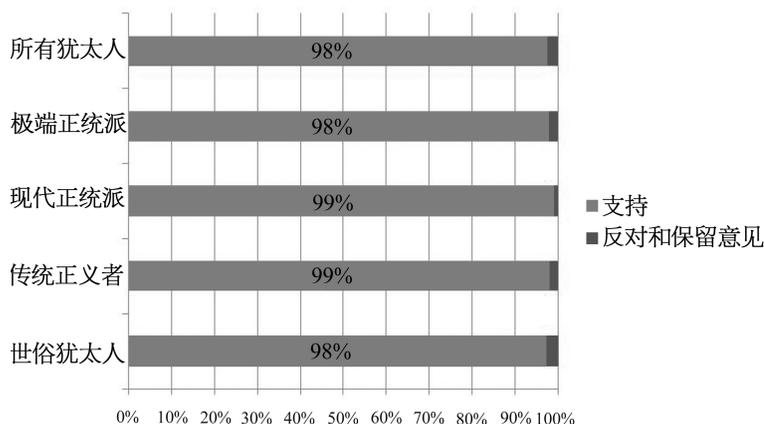


图 3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6 调查显示,几乎所有以色列犹太人都支持世界各地犹太人获得以色列公民权

以色列犹太人对世界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全力支持,部分原因是因为反犹太主义观念。许多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反犹太主义遍布全球并不断增长。91%以色列犹

^① “Israel’s Religiously Divided Society”, Pew Research Center, 8 March 2016. <http://www.pewforum.org/2016/03/08/israels-religiously-divided-society/>.

犹太人认为,为了犹太人的长久生存,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是必须存在的,其中 65% 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支持这一观点,见图 4。^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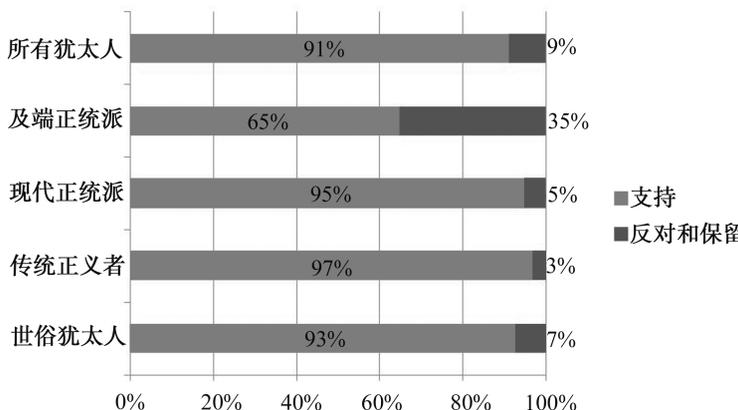


图 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2016 调查显示,91% 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为了犹太民族的存续,以色列国家的存在是必要的

三、极端正统派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第一,在政治上极端正统派代表与本-古里安达成《现状协议》之后,极端正统派领导人参与了《以色列独立宣言》的签署,对以色列的国家的建立形成了助力。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极端正统派政党联合现代正统派政党组成宗教联合阵线,参加了以色列第一届议会选举,并获得 16 个席位,开启联合执政的先例。1951 年,在第二届议会选举中,以色列正教党和以色列正教工人党在议会中共获得 5 个席位。1952 年,因为反对本-古里安对极端正统派人士征兵,正教党退出联合政府。从 1952 年退出联合政府直到 1977 年,虽然以色列正教党从未加入联合政府,但是在议会中一直占有席位。一方面,极端正统派强调社团的自治权,走着一条与外界隔绝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们并没有放弃对以色列政治的参与,这样就可以为极端正统派群体尽可能地争取到一些权益。^②

1977 年,虽然利库德集团成为当年赢得议会席位最多的第一大党,但是利库德集团的议席达不到单独组阁的要求,它必须与其他小党派联合才能上台执

^① "Israel's Religiously Divided Society," Pew Research Center, 8 March 2016, <http://www.pewforum.org/2016/03/08/israels-religiously-divided-society/>.

^② Noah Efron, *Real Jews: Secular Versus Ultra-Orthodox and the Struggle for Jewish Identity in Israel*, p. 50.



政,而以色列正教党就是联合的绝佳对象,这使得正教党重回联合政府。正教党也因此争取到更多有利于自己的权益。“在利库德集团和正教党联合协议的80项条款中,其中50项涉及宗教问题,每一项都包含着对极端正统派的让步。”^①

此外,在巴以问题上,极端正统派一般没有特定的立场,目前其偏向加入到让巴勒斯坦人参与和平谈判的联合政府,因为其主要关注点是以色列的国内的宗教和社会政策。^②

第二,极端正统派群体现已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据以色列银行200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59%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36.9%的极端正统派男性参加工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48.4%的女性被雇佣。”^③极端正统派对国家的物质贡献有限,创造社会财富少,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于国家补贴和外界的资助。由于其高生育率,人口增长迅速,预计至2028年正统派人口将占以色列人口的28%^④,届时国家经济负担将更重。

第三,极端正统派有利于犹太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以色列多元文化的发展。虽然极端正统派存在不服兵役、干涉人权等问题困扰着以色列政府,但是不得不承认极端正统派对于犹太传统文化的坚守是值得钦佩的,正是这份坚守使得犹太传统文化更好地保存与延续。极端正统派在以色列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也丰富了以色列的社会生活,有益于以色列多元文化的发展。

极端正统派从最早的一个欧洲反犹太复国主义群体,发展到以色列强有力的政治参与者,虽然没能完成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把以色列建立成神权国家的目标,但是它在以色列国家存活了下来,并发展成在以色列政治和社会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结 语

犹太教极端正统派最早始于18世纪中叶的波兰,该派在创立之初曾获得大批底层犹太人的支持。极端正统派在成立初期就反对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反对犹太人世俗化生活方式,在以色列建国后态度逐渐发生转变。在政治

① 罗晓梦:《以色列哈瑞迪派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38页。

② “Israel political parties: United Torah Judaism,” Jewish Virtual Library, <https://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united-torah-judaism-political-party>.

③ 罗晓梦:《以色列哈瑞迪派研究》,第44页。

④ 参见王宇:《犹太教在以色列的社会影响力上升》,《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4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6辑

上,目前圣经联合阵线在议会中代表极端正统派。由于极端正统派专注于神圣经典的学习、不服兵役、轻视世俗工作,导致他们在生活来源方面十分依赖国家救济。因为其高出生率,随着时间的发展,对以色列国家经济的压力也会逐渐增大。由于人数上的限制和以色列在政治上所实行的比例代表制,极端正统派政党难以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因而也就无法主导国家的政治进程和走向,其政党主要通过参与左翼或右翼政党的执政联盟来实现其政治诉求。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与其他犹太人共同构成以色列国家存在的基础,在以色列国家发展、民族认同构建和社会融合的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